

屬於大家的博物館「公共博物館」—— 從一對母子的日常對話到奧斯威辛— 比克瑙紀念地與博物館

‘Public Museums’ that Belong to Everyone: from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Son to the 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劉聞宜

Liu, Wen-Yi

本文藉由國際著名的大屠殺紀念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例子來討論最近被廣泛討論的「公共博物館學」。希望經過本文簡單的介紹「公共博物館」，能讓更多人願意踏進這個空間，讓博物館成為真正的「所有人的資產」。

引言

想先和大家分享一則我聽到的趣聞：

在英國，有一位媽媽帶著她年幼的兒子到博物館，小男孩一到博物館就很興奮地跑進紀念品店裡。一會後，媽媽對小男孩說：「親愛的，我們去參觀博物館吧！」小男孩回答：「可是媽媽，我們是在博物館裡啊！」

同樣的趣聞也時常出現在我曾經工作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中。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為「史博館」)自2018年開始閉館進行整體大整修，但在閉館前是許多學校帶學生進行戶外教學，以及附近許多居民來散步、進行休閒活動的場所。當時大家對史博館大多數留下的印象，都是附近的荷花池，還有在一棟傳統中式建築前遊玩的記憶，但至於這棟中式建築內有哪些展覽或展品，或許大家並沒有太多印象，也就是說，很多民眾是來史博館「郊遊」，而非看展的。

這兩則趣聞反應了很有趣的現象：民眾到博物館來，不一定是為了參觀展覽、獲取知識或學習等等這些我們以往認為的博物館的主要功能；他們可能是為了一些我們既有觀念裡認為不是博物館主要用途的目的前來博物館。儘管如此，民眾們也各自運用他們合適的、喜歡的方式在親近或「逛」博物館。這進一步地延伸到當前(或者說是從有博物館以來)世界各國的博物館從業人士都在注意的議題：「博物館是什麼？」、「我們覺得博物館是什麼？」、「我們想在博物館做什麼事？」、「我們希望能在博物館得到什麼經驗、記憶、回憶？」而這些問題，都反映到了近幾年來在博物館業界特別集中在討論的議題：「公共博物館學」。

新的博物館概念——「民眾」的加入、參與

在2022年8月於布拉格舉行的第26屆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國際博物館學會) 大會中，在各個子會經歷了過去約18個月的思考、討論與辯論後，新的對「博物館」的定義終於產生。新的定義的原文如下：

“A museum is a not-for-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at researches, collects, conserves, interprets and exhib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pen to the public,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museums foster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y operate and communicate ethically, professionall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offering varied experiences for education, enjoyment,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①

將這段定義做直接的翻譯的話，內容是：

「博物館是非營利的、為了服務社會進行研究、收藏、保存、詮釋與展示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的永久性組織。博物館對所有公眾開放，人人都可以親近、接近而且被包含進參與的群眾內，以藉此培育多樣性和永續性。經由社區民眾的參與，博物館以符合道德、專業的態度來經營以及與民眾溝通，並帶給他們教育、享受、省思與分享知識等等的經驗。」^②

在最終投票前最後一次集會討論上，發起人也有補充到，這是給所有的博物館提供一個普遍、可以涵括各種類型的博物館的廣義定義。針對不同性質和主題的博物館(例如：歷史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城市博物館等等)，這個定義都可以適用，並且可以根據每個博物館不同的性質衍伸出適合自己博物館的做法和詮釋。

從這個定義的內容，可以看出這和人們平常理解的「博物館是什麼」、「博物館的任務是什麼」沒有太多的不同，但有一點很不一樣的是這次的定義裡強調了多次的「民眾」、「觀眾」、「公眾」，可見在現在這個世代，「民眾」、「觀眾」等是形成博物館的一個重要元素。在專業人士經營博物館的很多方面，都必須考慮到他的「觀眾」。正如這個定義所強調的，博物館對「所有公眾」開放，也必須要有「民眾」的參與，才能推動博物館的各種活動。

我個人在2020年開始進入博物館的領域工作，先後待過私人博物館以及公立的美術館與博物館。也是在這幾年內，這些館所會為了辦展親自去訪問一位一位的當地耆老，或是為了貼近展覽舉辦地點的風土民情而更換展品成具有相關文化背景的物件。除了這些館所，我更常聽到的是各地的地方文化館或展示中心，為了呈現這塊土地的故事與在地人的記憶、經驗而與當地民眾合作，有時不只是訪談，甚至還會邀請他們加入策畫的團隊。這些文化館所及從業人員的作業方式和策略在在顯出他們對在地、在這裡生活的「人們」以及這些人們的「潛力」(包含他們的智慧、知識、生活的經驗、對當地的感情、對事件的看法等等)的重視，以及這些元素在呈現文化與保存文化的過程中有多麼不可或缺。這些轉變也恰恰對應了「公共博物館」的訴求，還有「民眾」與「公共博物館」—— 甚至是所有「博物館」—— 之間緊密的聯結性。

2022年舉辦的許多博物館專業的學術會議中，都將「觀眾」、「民眾」和「博物館的公共性」作為主要的討論議題之一，例如前面提到的8月在布拉格舉辦的第26屆ICOM大會，以及在10月分別舉辦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博物館文化民主國際研討會」和在臺北藝術大學的「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會」，都討論到「博物館的公共性」及「如何讓民眾親近博物館、參與博物館的活動」。我以線上的方式參加了高雄科工館的「博物館文化民主國際研討會」，會議中專家學者們的分享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和思考議題。

① 取自MA Museum Association網站Icom members approve new museum definition。https://www.museumsassociation.org/museums-journal/news/2022/08/icom-members-approve-new-museum-definition/ (瀏覽日期：2022年9月26日)。

② 許多學者與前輩將此定義中的‘public’翻作「公眾」，我在這裡則用「社區民眾」或「民眾」替代，希望讓讀者能更容易理解指稱的對象。

「公共博物館」，說得白話、直接一點，指的就是「博物館是所有人共有、享有的，不論是所謂的專業人士或是一般大眾」，而且「博物館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和分享的」。這裡的「參與」和「分享」，不單單只是指「進入博物館的建築和空間裡去享有博物館的專業人士提供的知識和體驗」，而是包含「讓民眾也在博物館裡或在策劃展覽的過程中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與智慧給博物館的專業人士與其他的民眾」。這反映出博物館以及在博物館裡工作的專業人士，或是和博物館經常合作的專家學者，都逐漸意識到民眾的生活經驗、生命經歷、文化禮俗等等，都是不可替代且貴重的智慧與知識。

除了分享及傳播知識以外，博物館也是個可以提供觀眾很多經驗的場所。不只透過展示文物，現在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會運用影片、投影、虛實整合的互動、體驗活動，甚至是將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直接整理、設計，轉型成一間博物館，讓人們能如實地體驗「歷史感」。博物館採用不同的策略，根據展覽的性質和特色營造出不同的氛圍，除了吸引觀眾前來博物館並參觀展覽外，也藉此把展覽想告訴民眾的訊息用有效率的方式傳達給他們。所以，這些「訊息」是什麼？是誰的訊息？「誰」又可以在這個過程裡把自己的「訊息」透過展覽「說」出來，讓其他民眾知道呢？

民眾如何「參與」 一間黑暗歷史博物館的實踐

我用一個有點極端、可能讓人害怕的地方來舉例，來看看大家對於這個「博物館」的期待，以及各個群體、各國民眾如何參與其中。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一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德國納粹有點了解的人都不會陌生的地方和名字，它位於今日波蘭的南部，於1940年建立，連同在附近的比克瑙（Birkenau）集中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最後5年裡奪走了約110萬名受害者的生命^③，被認為是德國納粹有系統性的、有明確目的和有意識的對猶太人的屠殺計畫所成立的單位。

過去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及比克瑙集中營現今已經轉變成為博物館，名稱是「奧斯威辛—比克瑙紀念地與博物館」（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以下簡稱為「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成為全世界的遊客、一般民眾都可以進入、參觀的場域。儘管如此，這個今日已開放給所有人的「博物館」，仍然是過去處決了很多人，讓很多人失去生命、被謀殺的地方，所以這個「博物館」也是一個「犯罪

場所」。因為「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同時是「博物館」和「歷史事件的犯罪現場」，所以對於某些人、特定世代或群體的人們來說有著一定的重要性和特殊的意義，尤其是對那些自己或家族成員親身經歷過集中營殘酷對待的人們來說，因為他們最懂得，並且親身經歷、親眼目睹人們在這裡是如何被對待以及失去他們的生命。

過去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比克瑙集中營的建築物依舊矗立在地，正如它們在1940年被建造時一樣，但如果沒有人現身說法，說出在這裡發生過的事件和故事，它體現、呈現出人性黑暗面的事實和含意就不會被人知道。所以這些人——主要是受害者們和受害者的家屬們——的回憶、故事和他們的「聲音」，還有將這些「聲音」呈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裡，對於塑造這個博物館而言就至關重要。對於「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來說，這些受害者雖然不是「博物館的專業人士」，但卻是塑造這個博物館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畢竟這些受害者的意見與「聲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這間博物館成立的宗旨和目的，也是將這間集中營轉變成博物館後想要傳達給後世及所有人的訊息。

「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成立至今，它的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一直積極地進行資料的收集、研究與教育推廣——正如新的博物館定義指出的任務那樣。除了研究當時的歷史文獻以探究歷史真相，也陸續收集受害者或其家屬的經歷與證詞，拼湊並揭露納粹的邪惡計畫、暴行及集中營裡慘絕人寰的生活，並試著讓來參觀的民眾了解、領會當時的受難者或失去生命的人們所經歷的折磨、絕望和痛苦。除了保存史料及集中營本體，讓世界各地的民眾可以親自造訪這個犯罪現場，「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更時常發揮其專業背景及能力，舉辦學術會議與研討會，邀請相關歷史的學者、博物館經營者、受難者及對這段歷史或這個領域有興趣的人們一起進行發表與討論，期待透過討論能引發更多人深思，並經由溝通、聆聽與理解來平復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傷痛。

最近兩、三年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許多會議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我也因此有機會參與並聆聽「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於2022年7月1日舉辦的學術會議及專家討論。這次會議的主題是“**The role of museums and memorial sites in the changing world**”（我直接譯作「博物館與紀念場域在變動的世界情勢下的角色」），會議過程除了進行線上轉播之外，也被錄製下來放在Youtube頻道上供民眾觀看。^④會議以在投影電視上顯示的一段話做為開頭：

*„We did not know if we survive but we spoke about the memorial site...
it means about creating some institution, monument...(…)
we were only convinced that humankind cannot
forget about crimes committed at Auschwitz”*

*Discussions held while still in the camp, recalled
by an Auschwitz Survivor, Kazimierz Smoleń, who
later became a long-tim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1

一位受難者的期許（圖片來源：作者擷取自會議網頁插入之Youtube畫面，已經館方同意使用於本文。）

一位自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迫害中倖存下來的受難者回憶他和同在集中營裡的難友的討論，他說：「那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活下來，但我們談到了紀念場所……這意味著建立一些機構、紀念碑……（……）我們（當時）只非常確信人們不可以忘記（納粹）在奧斯威辛犯下的罪行。」如此沉重的話語也揭示了親身經歷奧斯威辛集中營殘酷對待的倖存者們的期望，即便自己不一定能活下來，也希望之後有相關的設施及紀念場所建立，好讓人們不要忘記這段慘絕人寰的史實與加害者的罪責。

會議主要進行的方式是邀請五位專家學者上台，連同一位主持人一起討論猶太大屠殺（Holocaust）、世界各地的猶太紀念館或博物館如何呈現這段歷史，以及今後該以什麼樣的態度或透過什麼方式來紀念這段「黑暗歷史」等等的議題；在主要討論結束後開放現場參與者發言、分享或詢問問題。在會議進行中有一段談話特別讓我印象深刻：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內的美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館長 Sara J. Bloomfield 點出一個讓我也疑惑很久的問題，「為什麼在美國會有以紀

念猶太人大屠殺為主題的博物館？」的確，在二戰期間，美國本土相比於歐洲其他國家很少淪為戰場，當時身處在美國的猶太人也幾乎沒有受到納粹的直接迫害，不像歐洲各國，在被德國軍事占領後，各國的猶太人被有系統性地集結並運送到集中營裡進行滅絕。即便同樣身為猶太人，想要成立一座紀念館或博物館來悼念被迫害甚至因此失去生命的猶太人同胞，但在相對遠離事件發生地核心的美國來說，理由似乎有點牽強而站不住腳。Sara 給出了一個讓人信服的说法，她說這（猶太人大屠殺、納粹有系統性的滅絕猶太人）是「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讓我們知道一個受到良好現代觀念教育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還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執法程序，這些我們現代人往往相信能夠充分保護我們、保障我們權利的制度與規章居然如此脆弱」，「即便擁有且已建立起完善法律制度、現代觀念與執法程序的國家和人民仍會做出如此泯滅人性的事」，Sara 表示這樣黑暗的歷史事件也「提醒了所有人他們所處的社會是如此脆弱，連眾人奉為信條的民主制度也是如此脆弱」^⑤。

③ 這些受害者中以猶太人占大多數，但除了猶太人，還包含部分同性戀者、二戰時俘虜的敵軍及其他反納粹的知識份子等等。

④ 會議介紹及錄製的會議影像可見於 Museum-News-“The role of museums and memorials in a changing world” - expert debat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Memorial，網址為 <https://www.auschwitz.org/en/museum/news/the-role-of-museums-and-memorials-in-a-changing-world-expert-debate-on-the-occasion-of-the-75th-anniversary-of-the-memorial,1562.html>

⑤ 以上 Sara J. Bloomfield 女士的言論由筆者翻譯成中文，字句與用詞可能與講者有些許落差，但翻譯內容並未改變其原意。

Sara的說明深深地衝擊了我的內心，也讓我明白了從這個觀點來理解的話，猶太人大屠殺與納粹的滅絕行動就不僅僅是猶太人、納粹、奧斯威辛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事情而已，而是所有人類群體都應該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在美國成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除了記錄這件歷史事實，也有將Sara提到的這種歷史教訓與啟示的存在意義告訴所有來參觀的民眾。這既然是所有人類社會都要思考的議題，那麼每個到這間博物館的民眾，不論他／她從哪裡來、為什麼前來參觀、是否是奧斯威辛或其他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們都成為這個談話中的一份子，成為參與這個重要議題的討論並可以發表自己感想與發言者。

因此，任何來到這間博物館的民眾，都可以藉著「參觀」、「發表感想與意見」以及「參與討論」的方式，在接收並理解博物館想要告訴他們的事情之後，也讓博物館專業人員知道民眾在參觀後的感想、是不是了解博物館想要傳達給他們的事情、身為觀眾還想知道什麼事情等等。當然，民眾在參觀過後可以發展出每個人獨有的感想，但是「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是個性質很特別的例子，因為涉及大規模的屠殺以及世人普遍認為是「惡」的行為，違背了人道主義與人倫之間的常理，所以在這樣的場域、這樣性質的博物館裡，博物館方能夠開放遊客及民眾自己詮釋、形成自己的理解到什麼程度也是必須要考慮的議題。

衍伸和結論

經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理解到，參觀民眾可以藉著進到博物館（任何形式與主題的博物館）、參觀展覽的方式成為「博物館的一員」，一起思考博物館想傳遞什麼訊息、這些訊息是不是他們想知道的、可以如何改進；而和歷史事件相關的人們（在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的例子裡就是自集中營裡倖存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們）也藉著說出自己的故事，讓博物館呈現自己的「聲音」來一起塑造博物館的目標和想傳達的訊息。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身為博物館服務的對象可以享有的權利。這些「非專業人士」在參觀展覽、參與討論的過程裡和專業人員們一起共同「建立」起一個具有豐富和深層意涵的博物館。之後來到博物館的民眾（不論是不是本國人、外國人、歷史事件牽涉者和他們的後代、跟歷史事件毫無相關的人，亦或是身為這個全球大社群裡的任何一份子）都能來到這間博物館，並透過同樣的途徑和方式成為形塑一間「公共博物館」的重要角色。

在臺灣也是如此。一方面，臺灣也有許多像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一樣，紀錄與展示人們不公不義、迫害他人，呈現「黑暗歷史」、「負面歷史」的博物館。近年來這樣性質的博物館或紀念地逐漸成立，也表示這樣過去人們閉口不願談論的議題逐漸受人重視，受到事件牽連的人們也逐漸有發聲

The streaming will be available at www.auschwitz.org, on the Museum's YouTube channel and on our Facebook page.



The event will be attended by people professionally involved in the functioning of museums and memorial sites dealing with the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 extermination centres, the Holocaust and the traged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的機會和場合。像這樣的博物館要怎麼與事件相關的人士合作、呈現出他們的立場與聲音，以及人們在參觀這樣的博物館時需要注意到的事(例如：館中可能會呈現的是很沉重的事件、如何注意自己低落的情緒、館方想傳遞的訊息、觀眾該呈現出什麼樣的反應等等)，奧斯威辛—比克瑙博物館這樣國際知名的博物館即是一個值得臺灣參考、借鏡的案例與範本。

另一方面，在臺灣的博物館都非常希望能吸引民眾來到博物館，不論是來看展，或是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近年來有許多展覽在事前策劃的階段，就會採訪當地民眾、相關人士，甚至是邀請他們一同成為策展團隊的一員，給展覽帶來在地人、當事人的現身說法與最真實的「聲音」。但事與願違的是，在臺灣，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很難親近的場所，有些人似乎認為博物館與他們的世界、生活距離很遙遠，覺得博物館好像是有一定教育程度或有專業學識和經驗的人才能踏足的領域，或認為博物館就是和學習掛勾、像進入學校一樣會「被填充知識」的地方。

我想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人們很常將博物館與知識、學問相連結，會覺得在博物館中工作的人們掌握了學問，因此他們擁有發言權，而擁有發言權的這些人們就是專

業人士、就是專家，所以「我們一般人應該要聽他們說話」。的確，這些「在博物館裡工作的人」也許和民眾們比起來，多懂得一些博物館的經營與進行方式，擁有不同程度的博物館學的專業知識，但他們的「專業」是在什麼層面呢？有可能是對歷史、植物、太空、生物等學科領域與知識的了解透徹，也有可能是指他們知道如何帶領民眾思考、延伸問題並且引領民眾找出解決的方法，但真正構想出解答的，仍是擁有不同方面的經驗、見解、立場的「一般民眾們」。

這篇文章除了想平易地介紹現在在國際博物館學界廣泛討論和關注的「公共博物館」的概念之外，也希望告訴大家——不論是博物館的「專業人士」或是普遍以為自己屬於的「一般大眾」——這已經不是現在博物館學界與博物館從業人員的觀念了。現在的博物館及其工作人員們更希望民眾能分享他們的經驗與智慧，一起參與博物館的運作；既然博物館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財產、在博物館中保存的是眾人共同擁有的記憶與資產，那麼每一個人獨特的見解與智慧都顯得彌足珍貴。我很建議各位讀者能更常到博物館走動，看看展覽、與同行的朋友多聊聊，有機會時請不吝參加博物館的活動，與眾人分享不同的看法、觀念、文化背景與經歷，期待與各位一起在臺灣促成「公共博物館」的實現。

參考文獻

- MA Museum Association - Icom members approve new museum definition. <https://www.museumassociation.org/museums-journal/news/2022/08/icom-members-approve-new-museum-definition/>
- Museum-News-“The role of museums and memorials in a changing world”- expert debat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Memorial. <https://www.auschwitz.org/en/museum/news/the-role-of-museums-and-memorials-in-a-changing-world-expert-debate-on-the-occasion-of-the-75th-anniversary-of-the-memorial,1562.html>
- 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奧斯威辛—比克瑙紀念地與博物館官網英文版網頁)。 <https://www.auschwitz.org/en/>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美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官網英文版網頁)。 <https://www.ushmm.org/>
- Logan, W. and Reeves, K. (eds.) (2008).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Sharpley, R. and Stone, P. R. (eds.) (2009). *The Darker Side of Trave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ark Touris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 花亦芬 (2016)。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台北市：先覺出版。
- 陳尚盈主編 (2022)。博物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博物館與公共政策。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